

自由叢書

第四種

革 命 的 先 驅

一九二八年六月

自由書店出版書目

(二) 已出版者

克魯泡特金全集

第一卷 國家論及其他

第二卷 麵包略取

第三卷 近世科學和安那其主義

自由叢書

第一種 克魯泡特金學說概要

第二種 蘇俄革命慘史

第三種 革命之路

第四種 革命的先驅

(二) 在印刷中者

自由叢書

第五種 馬克思主義的破產

克魯泡特金全集

第四卷 人生哲學

(三) 在編輯中者

克魯泡特金全集

第五卷 自敍傳

第六卷 俄羅斯文學的理想與實現

第七卷 互助論

第八卷 田園工廠手工場

第九卷 法蘭西大革命

第十卷 俄羅斯的恐怖

自由叢書

地底下的俄羅斯

一個虛無主義者的經歷

馬克思主義的謬論

上帝與國家

巴枯甯和克魯泡特金學說

革命的先驅目錄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 (一) 支加哥無政府主義者殉道後的四十年.....一
- (二) 斯頭台上.....
- (三) 俄國虛無黨人的故事.....一二七
- (四) 法國無政府黨人的故事.....一四七
- (五) 東京的殉道者.....一六九
- (六) 死囚牢中的六年.....一九九
- (七) 薩珂與凡宰特之死.....二三一
- (八) 一個無產階級的生涯底故事.....二四三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略傳

(一) 蒲魯東	二八五
(二) 巴枯甯	二九一
(三) 萬費樂	二九三
(四) 德卡	三〇三
(五) 梅晚若	三〇七
(六) 却可侶	三一三
(七) 非勒	三一三
(八) 師復	三四九
(九) 克魯泡特金	三七一
(十) 紐文許士	三九九

(十一)大杉榮.....四〇三

(十二)柴爾凱索夫.....四四九

(十三)馬拉特斯塔.....四五七

(十四)若克爾.....四五九

(十五)愛瑪高德曼.....四六一

革命的先驅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一) 支加哥無政府主義者殉道後的四十年

(1) 殉道者的祭壇前

社會的進步是一部殉道的記錄。人類進化的每個時代中都浸透着殉道者的熱血。大刀下，槍彈下，絞繩上，十字架上，斷頭台上，電椅上，在那裏，古今來不知有若干的「好人」已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了。從野蠻的「過去」到所謂文明的「現在」，這其間總是重演着同樣的慘劇。世界上最慘酷的事更沒有勝過人們對於他同類的虐待了。除了大批的

屠殺，零碎的剝剝而外，還有許多的人被活埋在監獄中，被活埋在「冰天雪地」的放逐地上。為什麼呢？

人類確實是在不斷地進步的，然而人類的大多數却又害怕進步。人類崇拜超時代的先驅者，然而人類又害怕這些先驅者。所以向前進的人們最初總是受着一般人的仇視，而每一次的進步總是受着大多數人的阻礙。（二十世紀的燦爛的文明在前世紀的人們看來何嘗不是妖魔的世界）先加以威嚇，然後繼之以屠殺。超時代的先驅者中誰能逃出這樣的命運？死了的耶穌受人崇拜，而活着的耶穌總是受人虐待的；這是多麼矛盾的可悲的一件事呵！

我們計算着：這許多年來爲了人類的進步已不知有若干的殉道者流盡了他們的熱血了。他們的血不斷的流，零碎的流，流了無數的年代，現在已積成了一個小小的血海。總有一天這血海中的波浪會衝上岸來，把一切阻礙人類進步的東西衝倒，洗出一個新鮮的世界！

將來到了那一天的時候，自由平等的社會實現的時候，歷史會把我們這群痛苦的年代的故事告訴我們的後代的。他們會來嗤笑他們祖先的愚蠢，然而對於那些爲人類幸福而死的殉道者，他們却是極其感激，極其尊敬的。只有我們的後代才是最好的裁判者！他們會來裁判我們的一切的！

我們生活在這些慘苦的年代中的我們，將怎樣的被後代裁判呢？這在我們是無從推測的。然而在殉道者的祭壇前，在支加哥慘劇過了四十年後的今日，我們當明白殉道進的道路了。我們當明白我們現在所應做的工作了。在我們的前面有黑暗慘痛的「過去」；在我們的前面有光明燦爛的「將來」。難道我們還應該徘徊在泥濘的狹道中麼？殉道者的光榮的一生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今天，在支加哥無政府主義者殉道後四十年的今天，我們不應該再在黑暗的泥濘道中徘徊，我們不應該再在殉道者的祭壇前悲哀。殉道者的身軀雖已在黃土中長埋，而他們的精神却將永遠存在。真理是不死的，正義是不滅的，宣傳真理，爲真理奮鬥的人是

終於會得勝的。記着這個，我們且不顧一切的向前猛進罷！我們是會得着最後的勝利的。

(2) 一件渺小的祭品

偉大的殉道者，在你們殉道後四十年的今日，在你們的祭壇前，我們呈獻上這一個渺小的祭品，真有說不出的感慨了。我們不會生活在你們殉道的日子，也不能從絞刑台上奪回你們的生命來，我們是你們在遺書中所說的「未出世的孩子」。在我們尚未出世的時候，你們便為我們的幸福而昂然地走上了絞刑台，我們得着你們遺留下來的這點榮光，而得認識真理和正義，而得生活在光明的理想世界中，不致墜落在黑暗的地獄裏與吃人的畜牲爲伍。我們是被壓迫被虐待的人，在這強權的世界中我們曾被「人」像狗一般地屠殺和囚辱。然而得着了你們遺留下來的這點榮光，我們也能夠鼓起勇氣赤手空拳像獅子一般地去打那些吃人的惡魔了。在我們年幼的時候，我們的父母想激起我們的高貴的感情，常常興奮地向我們說：「孩子，你長大的時候，你要愛真理，愛正義，你要做一個好好的人！」然而他們不曾告訴過我們什麼是真理，什麼是正義。從聽了那

極與畜的話以來，我們也就抱了最大的決心去尋求那比生命還要寶貴的東西：真理和正義了。不幸在這強權的世界中，對於人們的最可怕的東西再沒有過於真理和正義的。很多年以來，我們受了人們的騙，跑到退後的路上為強權者和野心家強暴；很多年以來，我們因為堅持着尋求「真實的」真理和正義，不肯相信那冒牌的東西的線故，竟被惡魔畜牲屠殺或活埋了。最後由於你們，你們的殉道，我們才得到了我們尋求了一生的寶貴東西，從此我們的冰冷的心中才燃起了熊熊的烈火，我們的殺得死的身軀中才有了殺不死的精神。從此我們真正地知道而且痛愛那真理和正義了！在我們的父母的墳墓前，我們興奮地禱告說：「你們的孩子現在是在愛真理愛正義了！」然而在你們——偉大的殉道者——我們的「永遠的父親」的祭壇前，我們（你們的「未出世的孩子」）將怎樣的禱告呢？假若你們現在還能夠說話，我們相信你們的答覆一定是：「我的孩子，愛真理罷，愛正義罷！」

吃人的畜牲因為不能壓下你們的聲音，他們便來殺殺了牠，因為不能冷却你們的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烈

熱情，他們便來停止了牠；因為不能收買你們的生命，他們便來殺死了牠。然而結果他們仍縊不住你們的聲音，冷不了你們的熱情，殺不死你們的生命。

現在四十年後的今日，你們的聲音更是響亮的了，讓我們也來同樣的高叫罷。我們的這件渺小的祭品不僅把你們的聲音很廣地傳與後代，假若你們還有知覺的話，從這裏面你們也可知道你們是怎樣的映在「你們的未出世的孩子」的眼裏，而且也可以聽得見我們的呼聲了。柏爾森司在殉道時叫着「讓民衆的呼聲起來罷！」現在我們是在叫了！

(3) 一八八六年支加哥的「五一」

一八八六年可算是美國工業界最混亂的時期。在美國，自一八三二年以來，縮短工作時間的運動常發生於各地，直到了一八七八年八小時制才被國會通過。工人出了很大的犧牲爭得來的八小時制的法令，不過是一紙具文，在工廠內並沒有實行。這樣自然會激起了工人心中的怒潮。一八八四年十月美國及加拿大的勞働組合與職工聯盟在

支加哥鋼會決定採用直接行動，並議決若到一九一六年五月一日前，不能達到薪資標準，則於五週一日起這一天舉行總同盟罷工。這一次資產階級總算是屈服了。然而在這一年，資本家與勞動者間的鬭爭却是一天比一天的激烈。「勞工組合」的會員大都被資本家辭退而失工了。雙方面都在秣馬厲兵，準備在五月一日那一天大大的決鬥一下。在這種黑雲密佈，勢將降雨的時候，天空中忽然起了一陣雷聲，霎時風雨大作。這雷聲就是麥可麥可米克工場 (McCormick Harvester Factory) 的工潮。於是勞資間的血戰因此雷聲便開始了。

支加哥麥可米克工場在這年二月裏無故開除工人一千二百名，因此發生罷工潮，雙方條件相差甚遠，久無解決辦法。被開除的工人於五月二日開會商議對付方法，柏爾森司 (A. R. Parsons) 與失瓦伯 (Michel Schwab) 曾到會演說。第二日 (五月三日) 搬運木料工人組合又在麥可米克工場附近開會，討論恢復工作的條件。司柏司 (Cage, Gust Sjöles) 亦到場演說。在四點鐘時，那些在工場裏私自上工的工人放工出廠了。於是

一部份的羣衆便向他們走去，當時有少數人擲了幾塊石子，雙方便發生小的衝突。不久大隊的警察到場，向羣衆開槍。羣衆憑着一股勇氣赤手空拳地和蠻橫的警察相搏戰，立刻死了六人，傷了無數。自然死者都是羣衆這方面的，那些有槍的「狗」能被赤手的婦女小孩打壞麼？不會的。

（4）階級戰爭已經開始了！

司柏司目擊着這樣的慘劇激動到了極點。回到報館裏（他是德文報「勞工新聞」的編輯）用德文和英文寫下了有名的「復仇檄文」，印成傳單散發。「復仇檄文」四個字是排字工人加上的。司柏司在事前並不知道。

「工人們！武裝起來！」

「今天下午你們的主人派遣他們的走狗（警察）殺了你們的六個同胞在麥可米克工場前面了。他們殺了這些可憐的窮人，因為這些人正和你們一樣有勇氣來反抗主人的命令。他們殺了這些人，因為這些人敢於要求縮短工作時間。他們殺了這些人，是

要向你們（自由的美國國民）表示；叫你們必須以他們所給你們的東西為滿足，否則你們也是要被殺的！

「這許多年來你們已經忍了很大的侮辱了；這許多年來你們已經受了無限的苦痛了；你們作工，把自己的生命也要作盡了；你們挨餓受凍也已很久了；你們的孩子也被工場的大口吞下去了；總之，你們已經做了忠順的可憐的奴隸，而且做了無數的年代了。為什麼？為的是要滿足那一般懶惰的強盜似的主人之無厭的貪慾，裝滿他們之無盡的財庫！當你們向他們要求減輕你們的負擔時，他們便派遣他們的走狗來槍斃你們，屠殺你們！」

『假若你們還是一個人，假若你們還承認是那些流了血來爭取你們的自由之你們祖先的子孫，你們便要起來，用你們的全力打倒那正在吸你們的血液的魔鬼！』
『武裝起來，我們請求你們，武裝起來！你們的弟兄們！』

屠殺事件發生的第二日（五月四日）失瓦伯在「勞工新聞」上發表了一篇論

文，內容是：

『階級戰爭已經開始了許多工人昨日在麥可米克收刈工場前被槍擊死了！他們的血正在那裏叫喊復仇現在萬不可遲疑了。一羣如鷹似虎的軍警正要喝我們的血呢！然而工人們並不是一羣任人屠殺的駒獸。白刃臨頭，紅血相報甯可為爭自由而死，不可在痛苦中苟且偷生。既是他們以槍炮對待我們，我們也要使他們永遠不能夠安甯。在現在的情形中，我們也應該武裝起來了！昨天晚上正當許多寡婦哭他們已死的丈夫，許多小孩哭他們已經死的父親時，富人們正在他們的高樓大廈裏，舉酒狂歡慶賀勝利呢！婦人們孩子們擦乾你們的眼淚！奴隸們都起來罷！暴動呀！革命呀！』

讀了這篇浸着血淚，燃着憤怒的檄文，誰能不被感動呢？

(5) 草市場羣衆大會

五月四日的上午，又出現了下面的傳單：

『工人們注意！今晚七點三十分鐘在德司勃林與好司台特間的南道爾夫街的草

市場(Haymarket)開羣衆大會，抗議布干寧察槍殺我們工人的暴行，並有著名演說者到會演說。

【執行委員會】
然而這次大會一直到了這晚八點半鐘才開始。到會的人據當時報紙的記載有一萬餘人，但事實上只有幾千。一輛小貨車做了演講壇。司拍司是第一個演說者。柏爾森司這天早晨剛從星星拿底回來，不知道羣衆大會的事，還喚他和斐爾登等正在警鐘報館開會。司拍司叫人來請他和斐爾登去演說，他和他的妻子小孩等都去了。司拍司演說完畢後，柏爾森司便繼續着演說，其次就是斐爾登的演說。柏爾森司因這時空中黑雲密佈，怕要落雨，便帶了他的兩個小孩同他的妻子離開會場了。

這次的大會是很和平而且很有秩序的。支加哥市長哈特生八點半鐘到場，直等到十點鐘才離開。他又到警察局去向警察長幫非爾得說這次會議中不會有軌外的行動，不必去干涉。他後來在審訊的時候，並證明那天晚上並沒有一個演說者暗示着對於任何人施用暴力的，並且沒有看見什麼人帶了武器到場的。